

附件9-1

通訊問答錄

潘德輝，男，卅一歲，浙江景寧人，業台灣省防衛

司令部第三署第三組中校副組長，住台北市南京東路107號

問：你的出身、經歷及家庭情形如何？

答：我于民國三十年三月畢業於中央軍校十七期，同年六月考入軍令部

謀報參謀班第四期，三十一年四月畢業，及調遠征軍長官部任參謀

副班充排長、連長，三十二年新一軍在印度成立，調該軍充上尉情

報參謀，三十五年三月部隊調東北剿匪，同年八月在長春充少

校情報科長，三十六年冬調三十八師騎兵營少校營長，三十七年

三月因戰功充中校營長，同年十月在去春被俘，十一月釋回，年

附件9-2

底抵台。入鳳山陸訓部。軍官團臨時中隊受訓。三十八年二月調三四〇師任中校參謀主任。九月廿日調台防衛部中校參謀。今年二月間調充現職迄今。家在大陸已有親人。有一弟在香港。在台的有妻胡海倫（廿七歲。無業）女潘愛莉（三歲）。

問：你于何時因何事被扣？

答：本（三十九）年七月十一日。因李鴻業涉嫌被扣。

問：李鴻、陳鳴人的入境証是你辦的麼？怎樣辦的？

答：是的。三十八年冬天。總司令的侍從參謀陳良燠交給我一張條子。命我擬稿為李鴻、彭克立、曾長雲、蔣耐等四人申請入境証。我擬好稿文交給陳參謀。副官處王廷棟。不久入境証

潘克立



表下。根據風山鍾自洽電話通知我關於李鴻軍在港住址寄  
出。未幾。曾長雲一人先來。一帶來陳鳴人等的半身照片很多。交給  
我。依照前辦手續辦理。但副參謀去劉德星面談。我不辦。我仍  
將原件通之寄回風山。經過半個月時間。風山寄來陳鳴人等之入境  
証。要作地址寄出。就這樣寄出。

問：陳行中的入境証是你辦的否？怎樣辦的？

答：是劉副參謀叫我辦的。在今年三月間陳行中由港直接寫  
信給劉副參謀長。劉即批示我以他私人名義與保安部李立  
柏參謀長辦理。第二天入境証交下。地址寄出。寄出的第三天  
我得到葛士珩由港來信。說陳來台名過不明。我即將情報告

對副參謀長並分別通知其他單位注意。

問：李鴻勳克之、陳鳴人等在長春投遞的情形如何？

答：關於李鴻勳等的投降經過情形，我已在被俘經過報告書詳述。

過，請參閱此報告書就可明白。

問：你在長春是怎樣被俘的？

答：我所率領的騎兵營及由我指揮的騎兵大隊（編成的）於三十

七年十月十七日，在與安橋據點開始與匪糾纏至同月廿日拂部

死傷殆半，彈盡援絕時，師部未電話，喉嚨我之刻退回師部，到師部

時，匪就把我俘虜了。

問：你被俘後，受到訓練的情況如何？

潘志輝



附件9-5

答：三十七年十月廿一日函托被俘我方軍官押送至卡倫。乘火車到吉林送  
入集安中營。廿二日新七軍參謀長龍國鈞。廿八師副師長彭克之來營  
訓話。謂可釋出華北家屬。并好代。中校以上者於廿三日由匪派聯  
絡部者押送上火車。行四晝夜。抵達哈爾濱（將校一起有二百餘人）  
將官另外分開。中上校連眷屬一百多人被送至南崗解放軍團招  
待所。頭幾天。各人打掃較地。廿十一月二日匪軍區政治部在一  
某館設席招待。名之為歡迎。即帶由匪政治部主任訓話。要  
我們安心。說明解放軍絕不殺害俘虜。並宣佈我政府全  
元券失效的新聞。過兩天。匪要每人填一張自八歲起之自  
傳表格。又過兩天。一位匪政委來訓話。大意是說。要大家冷靜

地想一想，人民的力量是無窮大的，誰違背人民，就在人民  
解放軍的砲火下毀滅。並舉平粵贛湘各團被殲滅一事為例子。  
次日開了一次小組討論會，題目是「對局勢之觀感」，好像是对  
匪政委的語錄一次複習而已。同年十一月七日，又有一位匪政  
委來訓話，大意是說解放軍是講信用的，一定會照去春所  
訂的馬上釋放大家回家。回家後應該做些什麼？大家自己  
應該好之地選擇。此後還有一個匪官來訓話，只因修理廁  
所，沒有幹什麼。十一月十四日，匪軍匯政總部又來一次講話，  
謂之歡送，當天晚上即宣佈釋俘名單，並按名問話完畢。  
於十一月十二日即把我們送走。在這裡那要說明的就是我們這

潘正輝

附件9-7

第一批被釋的，都是自願早日離開的。其他的在那時都不願離開。好像願意在那邊建國之業似的。他們的思想恐怕也有問題。所以對那些以「離開」的疎俘應該注意考察。

問：你于何時抵達天津。在津情形如何？

答：我是廿七年十一月廿七日晚到達北平的。過了數天才來天津。大概

已是十二月初，即在津協助孫司令官派去兼辦收容的郭醒上校辦理收容部七軍疎俘官兵。於同月十二日帶同疎俘官兵回平。陸艇抵平。即由官告就向陸訓部上海辦事處報告。中上校報到。旋即乘編來平。

問：疎俘人員是否都有兩方任務？

答：我自己是沒有的，但在新軍任情報科長兼滿洲隊長

時，確實處理過歸俘人員，有部分都是負有匪方任務，不是我

從事宣傳及為匪做事之伴，但這要看那個俘虜，是否有

被匪利用的條件。

問：你這一次在津收容帶台歸俘人員都是忠貞的嗎？

答：我相信新七軍的官兵大部都是忠貞的，新軍的歸俘

人員比較複雜，因我在天津時，曾據報以前的一个滿洲隊

員叫江鴻生說：「匪軍佔領瀋陽時，曾將新軍各級幹

部分別集中訓練，授予任務，遣返政府後為匪工作，惟

對砲兵、通信、醫務等技術人員，均予留用，並說：「新

潘序年





軍裡有一个叫郭廷亮的，是幹砲兵連長，於被匪俘後不久，即能拿對匪之路向，帶同老婆來天津，很是可憐。恐有凌遲派遣，為匪工作的可能。所以我對郭很同情，也曾注意他。記得我曾囑舊同事吳頌揚注意。

問：汪鴻生怎能知道郭廷亮的事情呢？

答：據汪鴻生說他去長春被俘後不久即凌遲遣返，而到瀋陽那

時正是五十二年投降，瀋陽很混亂的時候，故在瀋陽停留了十多天，然後南下天津，他說新一軍在瀋陽的事情他知道得很多。

問：汪鴻生的年籍及這次如何？

答：汪是湖北人。現年約卅五與卅六。不高。皮膚黑。尚在逃匿。自蘇來台後。沒有和他通訊。故其現況不詳。

問：你在天津時與郭廷亮接觸情形如何？

答：我和汪浩生是住在天津國民飯店的。那時郭也曾住過國

民飯店。有一天汪曾暗中指給我看說這個就是郭廷

亮。所以我才認識他。但始終沒有跟他談過話。隔天就

和內人出外遊街。也在天津街上碰過郭廷亮一次。也沒

有打過招呼。

問：郭廷亮年籍及面貌特徵如何？

答：郭現年約廿八九歲。汪在天津時告訴我郭是雲南人。

潘世輝



我的印象是，郭跟大，皮膚黑，個子結實，看來性情很急躁似的。

問：郭廷亮其人有何來由，在台東你有否往來？

答：郭於廿七年底隨同我們一起到台，待未幾，是能在船上看到

到他才知道他已來台，胡我這些匪俘都入陸訓部

官團臨時中隊受訓，郭也是在一起的，惟受訓不久，我

即調340師工作，郭被调入任生德隊任營長，彼此之間故

迄無往來。

問：你有無注意郭廷亮的行動言論？

答：因不在一起工作，實在無從注意，惟在能未捕前，所有

疎懈人員奉命都要辦理登記。他們都登記了。副我曾自  
查閱中是覺部是亮却不辦理登記。所以我认为部这个  
人实有仿查之必要。

问：你可知未台疎懈中尚有何人更可特份子？

答：其解的没有表现过。

问：<sup>你</sup>所<sup>上</sup>所说的都实在吗？

答：都实在的。

右筆錄當場接受訊人周明等说各名捺指印如后：

受訊人 潘世祥

中華民國三十九年七月廿二日